

國軍東山島突擊作戰70週年 回顧與省思——陸軍地面部隊行動

作者簡介



李承禹博士，陸軍官校77年班、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曾任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系及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兼任教師、國家安全會議副研究員、陸軍官校政治系專任助理教授。

提要 >>>

- 一、1953年國軍東山島突擊作戰是保衛臺澎金馬的重要一役，更是我政府配合韓戰進行在東南沿海對中共進行的牽制作戰。此首次三棲聯合作戰的東山島戰役，協作規模及難度均超越以往，所留下的經驗和教訓亦是珍貴。
- 二、東山島突擊作戰在戰役上雖失利告終，但卻促成10日後在板門店的《韓戰停戰協定》的簽訂。我軍的重大傷亡雖非全無意義，但凸顯複雜軍事行動在計畫作為階段的縝密性與周延性之要求，及計畫演練、驗證的必要性。
- 三、東山島突擊作戰再次印證登陸作戰的困難，無論是部隊的裝載運輸、武器裝備的整備、登陸部隊兵火力整合運用、空中及海上火力的掩護支援、聯合作戰指管通資情監偵(C⁴ISR)系統的建立等，都嚴峻考驗作戰任務的成敗。

關鍵詞：東山島突擊作戰、福建省反共救國軍、西方公司、聯合作戰、登陸作戰



前言

1953年(民國42年)7月間東山島突襲作戰，是政府遷臺初期一系列島嶼作戰的關鍵一役，更是該時期我與中共軍事衝突的重要歷史片段，迄今已屆70年。回顧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針對位於福建廈門和廣東汕頭間的東山島三棲聯合突擊行動，是迄今為止最具規模的軍種聯合與兵種協同作戰，且是由美方指導並對國軍進行驗證的軍事行動。然而，因諸多天候地形及情報判別誤失，最終以挫敗收場。不僅對當時國民政府及國軍為一沉重打擊，也再次揭示遠距軍力投射戰術行動的複雜性和艱難。

突擊行動在戰術聯合計畫作為上的疏漏極為明顯，況且存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及旗下「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 WEI)謀劃不足而倉促發起行動的致命因素；特別是華府部門間的官僚競爭結果，更促使西方公司屢屢要求我政府配合執行東南沿海突擊行動，藉以獲得韓戰期間所急需的中共東南沿海軍力與布防等重要情資。¹東山島突擊計畫背後的美國因素實不可遺漏，但最後責任仍是由國軍一肩承擔。

70年後的今日，當翻開塵封已久的總統府、國防部和金門防衛司令部已解密的公開檔案時，深悟實不可以一貫批判角度待之；反而驚覺更應回歸大時代下的國

家處境，以戒慎敬虔的心境來回顧此場作戰，乃合乎中肯。對當時的參與者而言，不僅是首次三棲聯合行動，在惴惴不安中或帶著些許反攻期待；然而戰役仍以失利告終，結果是苦澀的。惟後續扎實的檢討及對國軍作戰經驗累積卻是無可替代的珍貴。

本文即依此視角對國軍東山島突擊行動作一理性與感性交織的探討，主要分析對象乃聚焦陸軍地面參戰部隊。突擊任務中，傘兵與陸軍地面部隊(包括福建省反共救國軍游擊部隊)的會師作戰，實為此次突襲作戰之驗證重點，而將其運送至東山島目標區的海軍艦艇和空軍運輸機隊則是重要的支援軍種。海軍陸戰隊在建立灘頭堡並擔負灘岸勤務任務，亦是責任鉅大。在撤離階段，空軍的空中掩護與海軍艦艇火炮支援和協助灘岸撤離，已遠遠超越國軍以往的軍事行動經驗，可說是以生命建構屬於國軍的聯合作戰篇章。在那段中共正預備以武力「解放臺灣」之風雨飄搖、物資極為匱乏的1950年代，戰場上的英勇戰士們，可謂雖敗猶榮。對於這些出生入死的先輩們，誠當肅然起敬。

1950年代國軍島嶼作戰前的國際局勢

1 翁台生，《西方公司的故事》(臺北：聯經出版社，民國80年)，頁187。

一、戰後遺緒下美國對國民政府的影響

1945年二戰結束，美國兩黨基於「重歐輕亞」政策，²決定擴大對歐洲戰後重建的力度，此影響華府戰後對華政策的形成。³若從國際政治的演變與戰後「現實主義」(Realism)氛圍興起來觀察，為抗衡蘇聯對國際體系的滲透，華府戰略制定階層決定在西太平洋——特別是鄰近蘇聯的中國(本文指中華民國)與東北亞地區，計畫形成圍堵蘇聯的戰略要域，國民政府並獲得相關援助。⁴戰後美國對華政策應是從1946年同意繼續給予國府經濟和軍事援助開始，預期中國政府有能力對抗中共

軍事叛亂，並依循憲法推進民主政體，⁵進而防止蘇聯勢力進入中國大陸。⁶然而，在1946年12月～1947年1月間，隨著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以特使身分赴華調處國共雙方逐漸升高的軍事衝突，並以調處失敗告終，⁷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也對國府能否進行民主治理，甚至配合華府建議考慮組成「聯合政府」，⁸開始產生懷疑。準備放棄將進入內戰狀態的國民政府，遂成為杜魯門政府的新選擇。⁹

質言之，對於民國建立以來的眾多內憂外患，無論是以壯大勢力為目標的共

2 Michael J.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195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6～29.

3 美國杜魯門總統於二戰後推動的「重歐輕亞」政策，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著名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又稱「歐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此計畫自1947年7月進行至1951年7月共計4個財年；計畫結束時，除德國外多數參與計畫的西歐國家國民經濟(national economic)已恢復至二戰前的水準。

4 趙綺娜，〈美國參議員史密斯與杜魯門政府的對華政策〉《臺大歷史學學報》，第18期，民國83年12月，頁179。

5 沈雲龍主編，《美國與中國之關係—特別著重1944～1949年之一時期》(簡稱：中美關係白皮書)，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7輯(臺北：文海出版社印行，民國71年)，頁84。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對於1949年撤退來臺的國民政府雖不至於是落井下石，但卻可窺知美政府在其國家利益上的價值判準，此值得吾人理解及戒惕。

6 趙綺娜，〈親國府議員對中國政策之影響〉《歐美研究》，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第二十一卷第三期，民國89年9月，頁85。

7 同註5，頁34、35。

8 「聯合政府」之倡議乃出自抗日戰爭末期，美國特使赫爾利將軍(Patrick Jay Hurley)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會晤後於1944年11月10日共同簽署《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之協議》。「聯合政府」是《協議》的核心重點。參見美國國務院編，《美國與中國之關係—特別著重1944～1949年之一時期》，頁51。

9 《中美關係白皮書》，頁91～100。



產黨或是不曾穩定掌握政權的國民政府，要談國家治理實屬不易。二戰後中共阻擾政府的復甦工作，尤其以共軍占領重要鐵路交通要線企圖拖垮經濟復甦，及阻止政府派軍接收東北日俄占領地區為甚。¹⁰此外，一股推波助瀾的巨大力量促使中共勢力得以興起，即是蘇聯共產黨。此印證英美西方國家對二戰後蘇聯滲入國際體系的顧慮，而國際體系也因此快速形成東西兩方、左右路線的對抗新局。

毫無疑問，現實主義掛帥的戰後國際關係脈絡中，華府的見解總能影響世界各地的戰後發展，在中國亦是如此。馬歇爾調解國共內戰的破局，主要因素在於國共雙方缺少互信與對國家治理的共識；中共甚至拒絕承認國民大會及所通過的新憲法，並藉此為籌碼拉高對國府及馬歇爾調解的衝突面，以為中共創造更多談判利基。¹¹

遺憾的是，美方的正義標準及利益計算並非站在國民政府這邊，而是圍繞在華府的全球戰略利益計算，其中為遏止中國內戰再次爆發，強力要求國府配合談判甚至接受中共之主張，常使國府進退兩難。而國共雙方不易修補的裂痕，是造成馬

歇爾調處失敗的另一關鍵因素。在雙方甚少互信基礎的現實中，隨著二戰結束，美國政府所謂國共第二次內戰也迅速爆發開來。受到當時軍事占領東北的蘇聯支持，1946年4月15日中共趁勢占領長春並向南擴張，兵疲馬憊的國府部隊被迫展開因應，¹²直至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

二、美國中央情報局「西方公司」的介入

(一)開闢大陸東南沿海游擊走廊

美國國務院在《中美關係白皮書》裡不僅嚴厲批判國民政府，更建議停止對華的軍事援助。¹³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的「不介入臺灣海峽爭端」聲明，等同對外宣布美國對國共內戰的結果及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採「袖手旁觀」消極態度以「靜觀其變」，¹⁴直至同年6月韓戰爆發，始改變對華政策，甚至派遣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以防止共黨勢力迅速擴張。1953年韓戰停火協議生效後，又鑑於冷戰格局儼然成形，1954年12月3日上任不久的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決定與我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圍堵蘇聯及中共在西太平洋對自由體系之威脅。翌年1月29日華府國會進一步通過

10 同註5，頁70、99。

11 同註5，頁127。

12 同註5，頁93、94。

13 同註5，頁34、35。

14 「靜觀其變」，是指雖不承認中國共產黨主權，也不再予以協助中華民國政府，任憑其發展。

《福爾摩沙決議案》(Formosa Resolution of 1955)，授權美國總統可以在其認為有必要時派遣軍隊協防臺灣、澎湖群島。¹⁵在未明確公開表示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情況下，此兩項與臺海安全有關的重要文件，賦予對臺安全承諾的模糊空間，也在1949年兩岸分治後建構出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臺海和平」狀態。¹⁶

期間，一種化明為暗，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所設立的外圍機構——「西方公司」正計畫秘密成立，協助我國對大陸閩浙沿海地帶進行軍事突襲行動，主要目的在獲致美方所需之情報。此以美國政府涉外情治系統及國會相關部門領導策劃的「西方公司」透過非體制內的協助，提供國軍必要武器裝備並編組任務部隊執行滲透突襲計畫，延續對中共占領的東南沿海進行有限軍事交鋒；由西方公司選定目標與作戰方式，我方派員執行任務。以非正規的游擊部隊及部分國軍所組成的作戰單位，造成1950年代軍力部署未臻齊備的中共不小威脅。包含東山島突擊行動在內的一

系列島嶼作戰，即為當時對大陸沿岸作戰的特有模式，企圖在大陸東南沿海開闢出游擊走廊；游擊走廊的作用除了情報蒐集外，牽制共軍對韓戰的部隊投入並加速停戰協議的談判乃是主要目的。

(二)官僚競爭模式的西方公司

西方公司的誕生乃是在1950年國府撤退至臺澎金馬的晦暗時刻。臺灣的地位雖因韓戰爆發而轉為對美有利，可利用國府「殘餘部隊」參與韓戰牽制中共向朝鮮派兵，或令國府游擊部隊及軍隊襲擾東南沿海，促使共軍調派軍力向東南方面因應來達成盟軍的戰略規劃。國府釋放出訊息稱1949年撤退以後仍有大量游擊隊散布大陸各省伺機反攻，西方公司相當看重這一無法確定的留滯大陸武裝力量。而由於西方公司享有許多特權，甚至與太平洋指揮部傳統美軍正規部隊產生嫌隙，甚或形成自利的「官僚競爭模式」(Self-interested Bureaucratic Competition)，走向自我推銷及個別利益的追逐。¹⁷當然，不排除兩黨意識形態之爭，但仍由總統及

15 US Office of Historian, "Joint Resolution by the Congres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Washington, January 29, 1955.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02/d56>

16 由於兩岸政權的一中憲法架構都涵蓋海峽彼岸領土，意味著中共政權及在臺的中華民國仍有可能衝撞美國所塑造的「臺海穩定現狀」。事實證明，1949年後兩岸間數次軍事衝突，是對美國建構的「臺海現狀」進行挑戰，惟美國亦必須為維持此「現狀」持續付出高昂代價。

17 Todd Kunioka and Lawrence S. Rothenberg, "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tic Competition: The Case of Natural Resource Policy,"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Vol. 12., No. 4(Autumn, 1993), pp. 700~725.



極少數成員對西方公司形成寡頭領導。

西方公司對臺灣另一重要任務是蒐集政府的運作及將所見問題，特別是軍事力量與準備等情資匯報回華府。1953年2月10日駐美大使顧維鈞向國內外交部拍發電報，請求回覆美方所關切的我政府與大陸游擊隊聯繫方式和確切人數。¹⁸同年2月11日我《聯合報》又以「我今後接濟大陸游擊隊，每兩週空投一次」為題，傳遞出「在1952年內，大陸游擊隊曾與共軍作戰六百零六次……，共軍傷亡逾二十二萬人」，「臺灣與大陸60~65萬的游擊隊保持聯絡……，在大陸60萬游擊隊中，有百分之二十，每日以無線電與此間總部保持聯絡」，「臺灣起飛的國軍B17式飛機曾七次深入中國大陸腹地實行空投物品給游擊隊」。¹⁹顧維鈞大使及《聯合報》的訊息反映出美方對我游擊部隊戰力的極大興趣與顧忌，美方透過西方公司的介入遂認為是掌握此戰力的絕佳途徑。

1953年3月19日國防部參謀本部回覆外交部的電文稱：「國軍總兵力暫行確定為六十萬人，至於游擊部隊人數應參照總統上年答《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

》所云，大陸游擊隊為一百三十七萬人，半數與政府不斷聯繫」，我國防部並且強調與我政府有聯繫者為六十萬以上。²⁰1952~53年西方公司介入臺海作戰，實為中情局意圖在華府軍事部門外，另闢管道來影響我國軍並掌握如此大量的游擊部隊。²¹其目的仍是官僚競爭模式下欲凸顯中情局的價值和能力。

三、東山島戰役前兩起指標性島嶼突擊作戰

根據1958年9月2日「國防部情報局函覆作戰參謀次長室有關西方公司支援我游擊部隊歷史」解密檔案知悉，自1951年1月起我東南游擊總指揮部開始與西方公司合作，並接受西方公司的援助。之後游擊總指揮部改組國防部大陸工作處聯絡組，成為與西方公司的對口單位。1955年3月國防部大陸工作處與保密局合併為國防部情報局，²²統籌後續的突襲滲透活動。1951年2、3月間西方公司在金門溪邊、下湖成立福建省反共救國軍訓練基地；由金門防衛部司令胡璉兼任總指揮官，同年2月並納編原來福建省游擊指揮部（前身為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副指揮官黃

18 外交部情報司，第205號外電0535號(已註銷機密等級)，1953年2月10日。

19 〈我今後接濟大陸游擊隊，每兩週空投一次〉《聯合報》，民國42年2月11日。

20 國防部函文(代電)外交部，(42)昌星字0413號(已註銷機密等級)，1953年3月20日。

21 同註1，頁11。

22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國防部情報局函覆作戰參謀次長室有關西方公司支援我游擊部隊歷史〉《國軍史政檔案》(已解密)，編號47-0804-5090-1-2。

炳炎、參謀長王盛傳等重要幹部，²³ 組成約1,600人的游擊武力，並對包含潛伏福建沿海的游擊力量予以裝備援助及進行訓練。

西方公司早先任務是培訓、建議，並為國民政府控制的近海島嶼數千名游擊隊提供後勤支持。據1951年6月第一批被派往金門的西方公司人員霍洛伯(Frank Holober)的描述，西方公司一開始的計畫是要與國府情報機構密切合作，採以游擊隊為先鋒的反攻大陸行動預作準備。²⁴ 1951年9月開始展開對島嶼的攻擊行動後，發現中共的反應並不如早先所預料的薄弱。鑑於現實，中央情報局轉而對大陸發動「打了就跑」的襲擊政策，以此作為替代方案。接下來的1952~1953兩年裡，中央情報局支持的游擊隊對大陸目標發動了多次襲擊，並取得了一些零星的成功。²⁵ 其中包含1953年東山島突擊戰役的前一年，發動游擊武力對中共占領的湄洲島、南日島的突擊行動，並以此為更大規模突擊行動——東山島突擊作戰預作準備。

(一)湄洲島突擊作戰

1952年1月27日，透過西方公司的協調與策劃，國防部對金防部所屬福建省反共救國軍下達執行湄洲島突擊任務(龍一突擊計畫)。此次任務重點在於「攻堅該島匪軍，破壞其組織，趁機宣撫民眾，……牽制疲憊當面之匪，以達成戰略守勢，戰鬥攻勢目的……，以優勢兵力並配合海空軍，將匪包圍殲滅，適時返防。」²⁶ 從任務目標可知，突擊作戰並不在於占領湄洲島，而是襲擾、宣撫島民及情報偵察。西方公司藉此任務所捕獲俘虜來分析韓戰共軍的調度及西南沿海防務兵力的虛實，尤其著重對共軍部隊番號、兵力、素質、裝備及戰法等之驗證。²⁷

此次任務在海、空軍支援下順利進行，指揮官是甫納編金門防衛司令部的福建反共救國軍南海總隊長王盛傳，下轄3個突襲支隊，由章乃安的第2支隊擔任主攻。²⁸ 1月28日凌晨06:15運送艦艇航抵湄洲島南端海岸，第2支隊在美頌登陸艇艦砲掩護下首先登陸，未受駐防共軍抵抗而按計畫順利占領目標區三佛山到頂白石之線。在與另兩攻擊支隊會合後繼續發起

23 參見「福建省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人事命令」(40)平自人字第0001號于金門，民國40年3月15日。

24 Frank Holober, *Raiders of the China Coast: CIA Covert Operati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9), pp.15~26.

25 Ibid, p.44.

26 金門防衛司令部，〈福建省反共救國軍突擊湄洲島戰鬥詳報檔案〉(已解密)，民國42年2月。頁4、5。

27 同註26，頁4。

28 同註26，頁4、5。



攻擊，仍由第2支隊在右翼擔任主攻，第1支隊在左翼助攻，第3支隊任預備隊。11:00福建莆禧共軍分乘5艘機帆船支援湄洲島，我海軍迎戰擊沉敵船兩艘，另有兩艘負創逃逸，僅一艘支援部隊登岸。隨後第1、2支隊遭遇較強抵抗，激烈戰鬥中第2支隊受挫由第3支隊替代為主攻部隊繼續攻擊，直至14:00達成任務完全攻占湄洲島，經清掃戰場後於18:00登船返航。²⁹

湄洲島突擊作戰為西方公司與金防部所轄福建反共救國軍海上突擊大隊的初次合作，突擊行動可謂成功且為爾後的海上突擊模式建立不小信心。³⁰ 任務雖成功，但亦有傷亡。經統計，任務部隊南海總隊，以及所配屬之海上突擊大隊和45師134團第一營在內共1,688名官兵參戰，計士兵10人陣亡，含軍官在內共33人受傷，其中死亡人員均屬海上突擊大隊，足見承

擔海上突擊任務時的巨大風險，³¹ 對參戰人員而言其實是攸關生死之大事。³²

(二)南日島突擊作戰

在東山島突襲戰役之前，西方公司與國防部計畫動用已秘密訓練一段時日的游擊部隊，再次對東南沿海實施突襲來驗收訓練成效，此計畫最終呈現在1952年10月的第二次南日島突擊作戰。³³

1952年10月10日依據作戰命令，以陸軍第75師第224、225兩團，並配屬福建反共救國軍南海支隊及突擊大隊，對南日島進行秘密突擊任務。作戰目的仍不實施長期占領，在殲滅島上共軍後，即實施撤離。行動計畫以75師主力擔任南日島西部攻擊軍(主攻)，並以突擊大隊為先遣部隊；再以南海支隊配屬第75師一個連，擔任南日島東部助攻部隊。參戰部隊區分兩梯次由金門出發。³⁴

東部攻擊軍於11日拂曉進入南日

29 陳巍杉，〈湄洲島戰役回顧國軍眾志成城3次突擊共軍窘態畢露〉《榮光雙周刊》，2019年2月20日。
<https://epaper.vac.gov.tw/zh-tw/C/2339%7C22/29232/1/Publish.htm>

30 同註26，頁7、8。

31 同註26，附表二，頁9。

32 1953年2月13日西方公司及胡璉再次對湄洲島發起攻擊，由章乃安擔任指揮官率福建省反共救國軍南海總隊成員編組游擊大隊3,000餘人進行突擊。島上駐守共軍為84師一個加強連，共約180人。激戰2小時後，駐島共軍被國軍全殲大半，其中俘虜90餘人。此役造成平民1人死亡、9人受傷、民房20間被燒燬。當晚2月13日下午8時，共軍砲火進行反擊，由於國軍戰鬥任務已達成，直至14日上午7時，在共軍增援部隊登島前，全軍完成撤離。

33 國軍歷史博物館，〈戡亂暨臺海戰役—南日島突擊戰〉，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1126104903/http://museum.mnd.gov.tw/wwwroot/hall_43_03.htm#5

34 陳忠，〈南日島戰役67周年，試鋒南日島揚威奏凱歌〉《榮光雙周刊》，2380期，2019年10月2日。
<https://epaper.vac.gov.tw/zh-tw/C/2441%7C22/29601/1/Publish.htm>

島泊地，遇海象驟變以致登陸搶灘困難，遂變更原計畫改實施強襲登陸。07:30先遣部隊在南日島李厝亭成功登陸，擊退據守海岸之共軍後建立灘頭陣地。至11:00時許，先遣部隊為策應東部攻擊軍，轉攻占西皋高地，並於17:00在白沙洋附近順利與東部攻擊軍會合。

西部攻擊軍左翼軍於11日09:00，以第225團主力搶灘，並向龍頭山發起攻擊。該團第3營攻抵石頭盤、塔山一線，遭遇共軍頑強抵抗，續由第2營攻克南日島西部制高點龍頭山。³⁵ 11日午後，西部攻擊軍右翼隊及前進指揮部相繼在南日島登陸；右翼隊分別向紅頭及官澳挺進，切斷共軍後路以阻擊敵增援部隊，主力繼續向北攻擊前進。14:00，第75師師長汪光堯率師直屬部隊登島，並開設指揮所親自指揮攻擊。17:00在左右兩翼夾擊下，完成殲滅南日島西半島之共軍。³⁶

東部攻擊軍登陸後，初期進展順利，但攻擊至九龍山時，因山勢險峻屢攻不下，後在海軍艦砲火力支援下始攻克九龍山，續向北攻克龜山、白沙洋，至此共軍大部被殲，殘部逃往小南日島及大喬山

。東部攻擊軍於11日18:00肅清殘敵後，與西部攻擊軍取得聯絡，南日島東半島宣告戰鬥結束。³⁷

突擊部隊攻克南日島後，為防止共軍增援登陸，將南日島劃分為兩個守備區，重點置於西部。11日16:00共軍第85師第255團約600人，在南日島白沙洋以北海岸強行登陸，我守軍主動撤守西戶山、九龍山，固守待援。12日晨05:30，我軍展開反擊，殲滅共軍約100餘人，殘敵向紅頭潰逃。共軍在我鉗形攻勢下退守大喬山、東菜尾。我75師224團於18:00將敵大部殲滅，殘敵向我投降。當南日島東部戰鬥方酣之際，共軍約200人在南日島西部后埕頭登陸。我75師225團第3營主力於12日13:00將敵全部殲滅。

10月12日20:00，共軍第83師第247團1,000餘人，利用暗夜在南日島坑口登陸。13日拂曉，75師225團向登陸之敵反擊，敵受挫後向后埕頭以東岩石地區潰逃。³⁸ 共軍接續增援后埕頭而為我軍集中火力殲滅於水際，經225團奮勇作戰，於13日17:00戰鬥結束，殲滅兩波增援之共軍。

35 孟茂三，〈南日島突擊戰〉《榮民文化網》，2019年5月1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829031333/http://lov.vac.gov.tw/memory/Content.aspx?i=332&c=3&p=1>

36 柯遠芬，《大陸撤退與胡璉兵團轉戰紀實》（臺北：作者自版，1983年），頁127～131。

37 國防部，《戡亂時期東南沿海島嶼爭奪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年），頁148～151。

38 Bruce A. Elleman, High Seas Buffer: The Taiwan Patrol Force, 1950～1979(Rhode Island: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Papers 2012), PP.31～38.



南日島突擊行動是以「告捷」公諸國人，10月14日任務結束，戰俘共720人(有報載為812人)，並選其中596人送回臺灣參加慶祝先總統蔣中正的生日遊行，並在總統府外廣場展示從南日島共軍所繳獲的迫砲、機槍等武器。西方公司與國軍高層充滿雀躍心情，等待著下一次以更豐碩戰果向華府及國人來呈現。³⁹

東山島突擊作戰之回顧

東山島突擊戰役是1950年代初期最具規模的兵種協同及軍種聯合作戰，亦是國軍首次三棲突擊作戰，除了二次大戰諾曼地登陸及空降作戰(Normandy landings and Airborne Operations)外，在當時甚少有類似規模的三棲作戰經驗。同時期的韓戰仁川登陸(Inchon landing)及二戰末期德國使用傘兵部隊於萊茵地區的「史塔塞」行動(Operation Stosser)，都未曾見到三棲聯合作戰的模式，可見其困難度之高。

1953年7月中旬，國府與西方公司策劃已久的東山島突擊戰驟然展開，這是政府1949年遷臺以來規模最大而死傷也最慘重的一次突擊戰役，此影響不僅致使政府對軍事反攻的態度漸趨保守，而西方公司突擊沿海島嶼的計畫也受到限制。然而，戰役上的失利卻在遙遠的韓戰上看見更大

的戰略效果，由於東山島戰役同樣對中共造成衝擊，迫使其必須面對東南沿海強化防務的需求。筆者宏觀地整理我軍東山島突擊作戰之過程，特別以陸軍及福建省反共救國軍的作戰為例，將參戰部隊之作戰行動、支援調度、挫敗等重要因素進行剖析，並抒發筆者敬意以為紀念。

一、東山島登陸作戰地境及兵力

1952年國軍對東山島突擊行動實是共軍1950年5月12日占領東山島(中共稱解放東山島)的延續。東山島面積220平方公里，位於廈門與汕頭之間，距離大金門74海里(137公里)，是掌控廈、漳、泉等閩南沿海地區之咽喉鎖鑰。東山島西北端與陳岱相望，1950年代東山與陳岱兩岸築有八尺門便橋為通往內陸之要道。1951年初當西方公司在金門設立基地後，便與金門防衛部胡璉司令等重要幹部研討對東山島可能之軍事行動。

根據金防部作戰計畫顯示，1953年7月的東山島突襲計畫地面部隊是以陸軍第19軍(軍長陸靜澄)為指揮基幹，配屬陸軍第45師(師長陳簡中)134、135兩團、陸軍第18師第53團(預備隊)，另配附第75師無後座力砲一個連為主力(右翼)部隊。左翼隊為福建省反共救國軍突擊第42支隊(欠第3大隊)(張晴光)、閩南地區直屬海上突擊第1、2大隊(王盛傳)，及南海縱隊第

39 高丹華、袁興言，《王盛傳與他的弟兄們》，頁188。

8中隊。⁴⁰而據守東山島共軍為公安13師80團兩個營，及東山縣自衛隊暨85師253團、水兵一個營，兵力共約1,000餘人，主力部隊為80團，一部部署在東南沿海湖尾、親營、赤塗、蘇峰尖、大帽山之線，擔任東部海面第一線警戒陣地，80團重點部署在東山島制高點410高地之坑北、西山岩之線，控制410高地一線即可瞰制全島。⁴¹

二、登陸作戰實施

7月4日國防部以(42)嵩嶽字第071號下達「粉碎計畫」實施命令，7月7日胡璉司令官建立聯合指揮部，對粉碎計畫加以研究及準備。8日，胡司令官分別召集各參與作戰單位徵詢意見後，立即要求陸軍第19軍軍部、海軍艦隊、空軍大隊、游擊支(大)隊等以上部隊長及幕僚長，於9～12日區分4日進行計畫準備。⁴²

12～14日為各級單位準備時期，陸軍部隊接受命令後，限於14日午後14:00前裝載完畢，預定15日拂曉登陸東山島。然而，因潮汐估算錯誤及第18師第53團商輪裝載費時，致未能按預定時間裝載完畢

，故船團延期1～15日發航。

15日15:00，船團至金門發航(南海游擊部隊於上午先行發航)，為混淆共軍判斷，先向基隆(北)方向航行，18:45到達船團會合點後迂迴南下東山島。於16日凌晨03:00運輸船團到達東山島東南附近海面泊地，預備登陸。

(一)陸軍部隊登陸作戰

16日05:40運輸船團進入泊地，右翼隊陸戰隊第一大隊，即換乘LVT編成6舟波於05:48在蘇峰尖以北海岸泛水登陸後，構築灘頭堡並展開灘勤作業。左翼隊為福建省反共救國軍突擊第42支隊，同時配合在蘇峰尖以南沿岸搶灘，擊潰敵之警戒部隊後，順利攻占東沈、親營、赤塗、白埕之線灘頭陣地。⁴³

16日06:30第45師135團換乘LCVD，134團換成LVT分波泛水，07:50開始搶灘登陸，由於換乘及往返費時，45師於08:30始登陸完畢。134團則沿湖尾、山前、西坑、南山、霞湖等處，擊破共軍之抵抗向北挺進。135團經東沈、五里亭向東山縣城快速前進(如圖1)。⁴⁴

40 國防部史政局，〈金門防衛司令部：突擊東山島戰鬥詳報〉，取自《國軍檔案：福建省反共救國軍戰鬥詳報》，民國41年2月～42年11月(已解密)，頁30、31。

41 同註40，頁30。

42 同註40，頁31。

43 海軍各戰鬥艦護送艦艇登陸灘頭後，即分別出巡海面，阻擊由佛曇及南澳可能敵之海上增援。而空軍除空運傘兵外，仍於空中偵察敵情。

44 總統府卷宗「東山島戰役綜合檢討報告(42年7月～43年5月)」(已解密)，檔號42/520/5090，民國42年8月3日，頁2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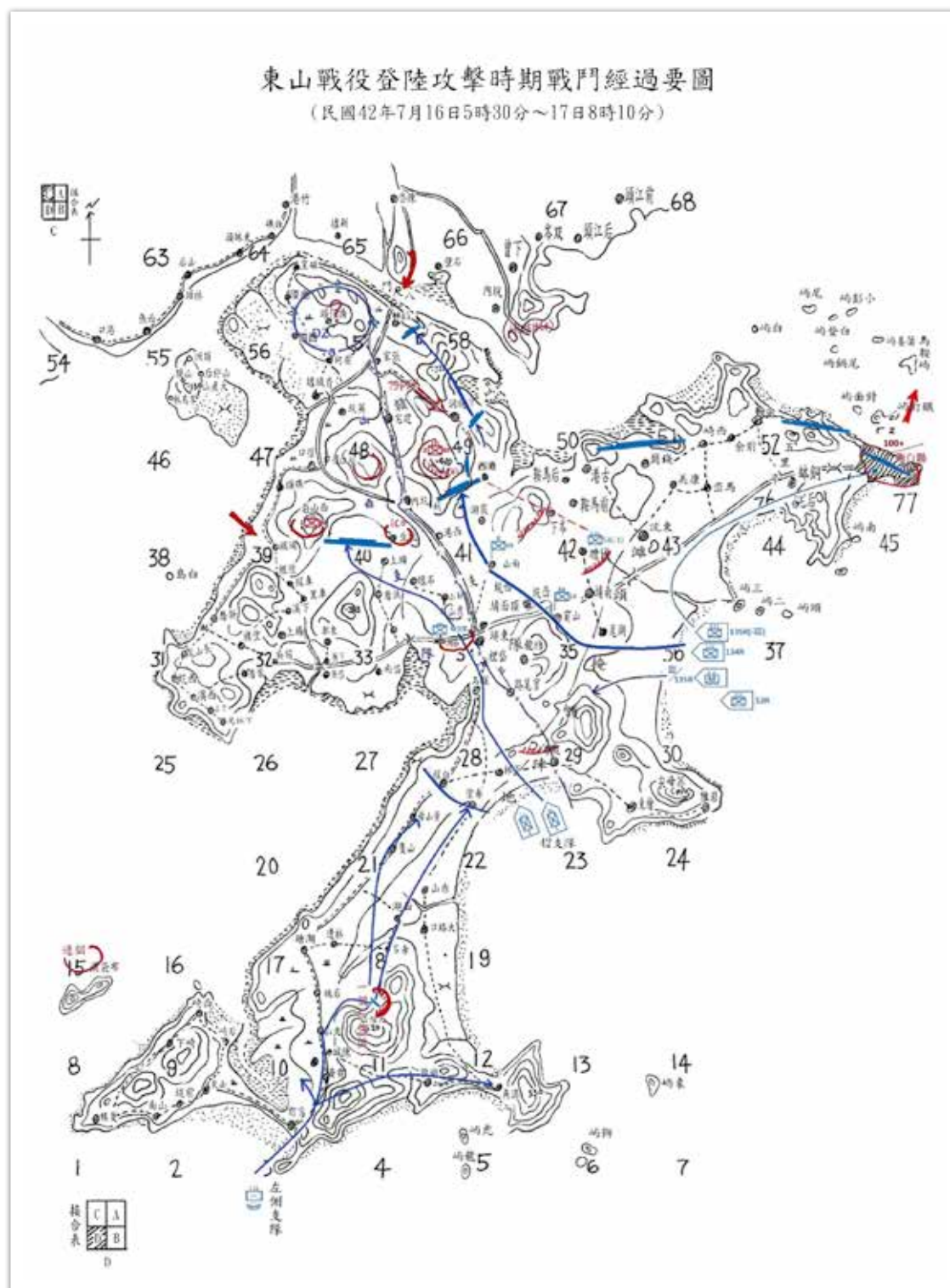


圖1 東山戰役登陸攻擊時期戰鬥經過要圖

資料來源：1.參照國防部總長辦公室，「國軍檔案：東山島戰役檢討案」(已解密)，民國42年7月~42年10月。

2.筆者自繪。

16日上午 第19軍於東山島灘岸設立指揮所進行指揮，09:35第135團攻克東山縣城，殲滅共軍自衛隊百餘人。並依照預定計畫，於戰鬥地境內部署反登陸。午頃時刻，134團進抵南山、石壇之283高地一線，19軍軍長進抵山前，續向410高地、西山岩之線指揮攻擊。惟此時共軍80團主力已集結於410高地坑北、⁴⁵西山岩一線，依恃地形優勢及堅固工事頑抗待援。同時，東山島八尺門對岸陳岱，共軍80團團部率一個營兵力，及雲霄、詔安之增援部隊等，已越過八尺門加入戰鬥。情勢快速逆轉。⁴⁶

第18師53團由於搭乘商輪搶灘過高，未能隨潮汐退出，經換船後於16日03:00發航，午後始抵達東山灘頭登陸。

11:00各部隊突破共軍之抵抗，前進至南山、石壇之283高地之線，且與敵部據守之410高地之坑北、西山岩等堅強據點展開逐次戰鬥。由於共軍之堡壘群及堅固工事居高臨下，我軍前仆後繼死傷重大，迄午後攻勢屢告頓挫。第45師134團於16日15:30東迄410高地之第二線陣地，並遮斷共軍之移動，攻擊敵之側背，並迅速與傘兵會師。故而134團派遣1營鑽隙

超越前坑洞以北，卻見師傘兵已南撤至霞湖附近，134團該營仍向八尺門前進。行經320高地，遭敵堅強阻擊，發生激戰，16:00，戰況愈加劇烈，要求增派134團第2營支援，協助1營攻擊320高地，並由134團第1營統一指揮。攻擊320高地後，向后林方向推進，16:15，134團攻克共軍之第二線陣地。⁴⁷

16日入暮後，135團仍於西崎、鐵崗、古港、后馬鞍之線，作反登陸配備。134團及游擊第42支隊再興攻勢，並命令任預備隊之53團第1營歸134團指揮，協力134團第3營攻擊410高地第三線陣地，並已迫近敵最後陣地。16日入夜，除派出一部對西崎、錢崗、古港、后馬鞍之北海岸警戒，防敵趁夜增援襲擊，135、134兩團，16日全夜仍繼續對410高地及西山岩制高點第一線敵陣地發起攻擊。

17日拂曉再次重組部隊對坑北高地(410高地)及西山岩一線敵堅固陣地發起攻擊，遂因17日凌晨敵122師365團之1營增援部隊已通過八尺門加入戰鬥，且134、135兩團並未攜帶爆破筒、火炸藥等攻堅武器，而敵第一線工事之構築有別以往，似已依據我之戰術作戰而大幅調整修

45 坑北高地(410高地)為東山島之制高點，戰前共軍已於410高地構築多線堅固工事。我突襲任務前之敵情判斷亦已掌握410高地一線為東山島鎖鑰之地，但卻遲未能於戰鬥開始時由海軍艦砲及空軍炸射先行壓制、摧毀410高地之線敵工事與陣地，此疏失幾乎成為突襲任務挫敗之關鍵。

46 同註44，頁25、26。

47 同註44，頁26。



築，致使我傷亡加劇。17日06:00聯合指揮部下達撤退命令，我陸軍部隊隨即進入撤退計畫之實施。

(二)游擊部隊登陸作戰

16日07:00福建省反共救國軍突擊第42支隊以第1大隊為其右翼隊，登陸後在親營擊退共軍之小部隊後向漳浦方向前進，當時因右翼友軍未能齊頭併進，受漳浦西北約1公里之梧龍高地共軍阻擊，第1大隊(右翼隊)派出第2中隊攻擊該敵，激戰約1小時後敵不支潰退，第42支隊繼續向西浦搜索前進。沿途遭遇敵之小部隊逐次抵抗，16日09:00先頭部隊進至石壇，又受坑北高地(410高地)敵軍強烈阻擊，我右翼隊受阻而停留原地整頓態勢，重新部署攻擊。⁴⁸

第42支隊以第2大隊(左翼隊)，16日05:10於蘇峰尖以南登陸後以一個中隊占領親營、赤塗、白垵之線，並與右翼隊會合。而左側支隊南海大隊05:40因在布袋澳附近港面遭敵襲擊，稱敵戒備甚嚴無法按計畫於西坑登陸，另請示後乃折返至宮前附近海面，直至16日14:30始於宮前登陸，占領大帽山、澳角高地，向黃山姆挺進與第42支隊取得聯繫，並於北山設立指揮所。

16日夜晚時分，第42支隊於410高地前沿與134團第3營會合，由134團團長指揮向410高地第三線陣地乘夜發起攻勢，在迫近敵最後據點後，第42支隊與共

軍在坑北、西山岩高地一線反覆衝殺，形成劇烈之陣地爭奪戰。⁴⁹

16日深夜，敵增援部隊自八尺門、竹港向東山島不斷增援。其漳浦舊城海澄之91師先頭273團，自八尺門加入戰鬥。敵海澄、黃崗之122師先頭部隊365團，攜帶火炮4門自徑口、白垵附近登陸增援，抵達坑北、西山岩一線，復與我軍激烈戰鬥。第42支隊進行反擊，經奮勇作戰殲敵甚多。

17日拂曉敵繼續增援，並以有力部隊自坑北、西山岩向我軍右翼部隊第42支隊反撲。惟04:00敵122師265團1營增援部隊已由大產島向徑口增援，加入敵坑北、西山岩一線敵陣地，向我第42支隊反擊。第42支隊再次衝殺敵陣，殲敵甚多。05:00，第42支隊任預備隊歸45師陳師長指揮，部署拂曉攻擊，配合135團第1營部署於山前19軍預備隊。07:00然因第42支隊無配發步兵重兵器，彈藥復不濟，後被迫退守283高地。此時敵一部往西埔以西地區擴張。⁵⁰

17日我攻擊軍雖多次攻擊敵占領之410坑北高地第一線陣地，及西山岩之凸出部，終因410高地及西山岩兩制高點工事堅固，而地面部隊之陸軍及游擊部隊

48 同註44，頁26～27。

49 同註44，頁26～29。

50 同註44，頁27。

並無攻堅武器，久攻不下。17日06:00在柯遠芬副指揮官親送撤離命令下，進入撤退作戰。⁵¹

三、地面部隊撤退作戰

由於原先計畫即為突擊作戰，並非實際占領東山島，加上敵軍增援部隊陸續到達，突擊部隊傷亡持續增加中。17日06:00聯合指揮部下達攻擊任務解除，並要求於17日12:00海岸線最低潮時一舉撤離。⁵²

09:00，海軍各登陸艦艇已依約定時間就原之位置，準備掩護陸軍撤退。11:00第134團撤離霞湖之際，410高地共軍山砲對134團猛烈射擊，11:40，410高地之共軍復向134團反撲，該團第4連連長、代理營長楊應華，第6連代理連長李崇斌等幹部均嚴重負傷，不願被擄而自殺成仁。⁵³

10:00，135團以一部接替陸戰隊第1大隊灘頭防務，使其先行離陸登船。另以135團第1營占領山前、西坑、梧龍一線，而主力占領東沈、南浦、湖尾之線擔任掩護任務，予進擊之敵軍重大打擊(如圖2)。

17日11:30陸軍登陸部隊開始進行撤離，然而共軍尾隨追擊。致使我一面反擊一面轉進。中午時刻，410高地及西山岩之共軍火砲向灘頭我軍射擊，我海軍立即回擊。13:00陸軍主力陸續到達灘頭，時值漲潮海浪洶湧，敵砲火轟擊猛烈，無小艇接駁下，地面部隊涉水登艇造成多人溺斃。另有部分陸軍官兵因不黯水性不敢泅渡，搶攀灘頭上LVT，導致多人遭履帶捲入而受傷。⁵⁴

游擊第42支隊11:40奉命撤退，19軍並派一個連歸其指揮，以掩護第42支隊撤退。至14:40裝載完畢，游擊部隊左側支隊15:00奉令撤離，17:00全部登船完畢。南海大隊則於15:00奉令撤離，17:00全部登船完畢。

17日18:00，135團及134、53團各一部之掩護部隊開始撤離，共1,000餘人陸續到達海灘。20:00敵逼近灘岸與撤退中之掩護部隊展開戰鬥，我艦砲再度向敵射擊，另海軍陸戰隊奉令返回灘岸搶救滯留之陸軍部隊。但在艇少人多之情況下，直至23:50始全部撤退。18日03:00我軍全部撤離完畢，啟航返金。

51 同註44，頁26～28。

52 同註40，頁32。

53 陳鴻獻，《反攻三部曲：1650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民國102年5月，頁236。

54 劉臺貴、孫建中，〈屠由信將軍訪問紀錄〉收錄於《海軍陸戰隊官兵口述歷史訪問紀錄》(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史政處，2005年)，頁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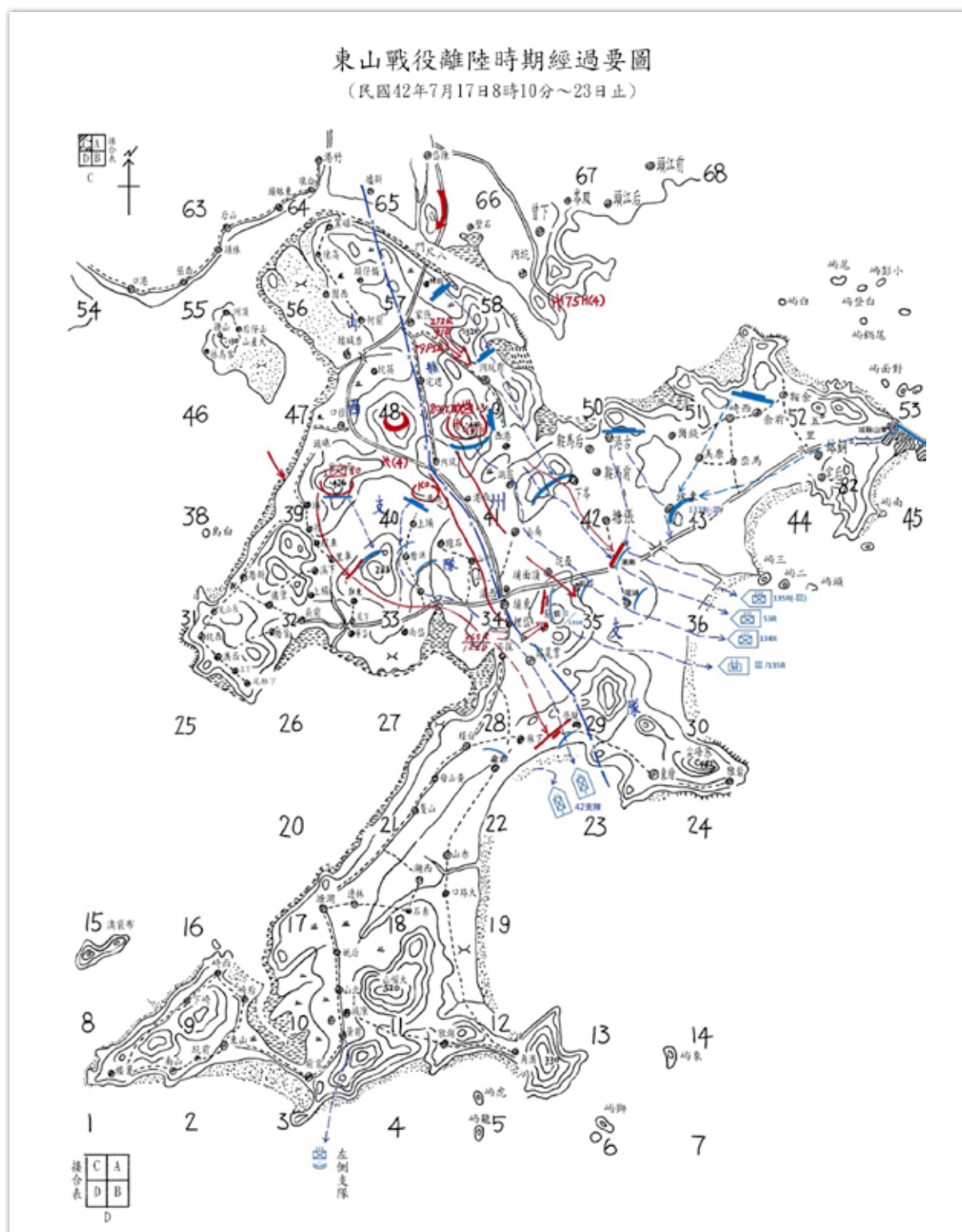


圖2 東山戰役離陸時期經過要圖

資料來源：1.國防部總長辦公室，「國軍檔案：東山島戰役檢討案」(已解密)，民國42年7月~42年10月。

2.筆者自繪。

東山島突擊作戰之省思

與之前湄洲島、南日島突擊作戰相同，東山島突襲作戰並非是以占領該島為目標。1953年7月16～18日東山島突擊作戰是以三軍聯合兵種協同之模式，在達成與共軍接觸戰鬥及預定戰果後，進行撤退。然而，無論就東山島及福建沿岸增援之敵，甚至於天候地形的精準研判等，均顯示出在計畫階段未臻周延全備。嚴格論之，一線作戰部隊奮勇作戰但卻得承受敗戰之罪，即是以既有之傳統作戰思維，進行超越以往難度之複雜行動。在那風雨飄搖的艱困年代，西方公司的官僚競爭心態常左右我政府常理判斷，政府領導階層在為與不為中擺盪不已。難度甚高的聯合作戰要求與兵種協同之主客觀要件，在計畫階段均未能詳加審視，必要演習更是缺乏。

一、作戰行動前疏於協調及演練

東山島突擊作戰似在天時、地利、人和皆欠缺的情況下貿然進行，雖西方公司已策劃多時，金防部及其所轄福建省反共救國軍對於島嶼突襲作戰亦不陌生，但

由於動員超過10,000人的兵力規模(含本島)，涵蓋階層及單位過多，大幅提升協調上的難度。更關鍵的誤失是基於過去行動經驗，國防部下達絕對保密之要求，嚴禁過早發布作戰消息，此致使45師兩個主任任務團及游擊部隊等地面作戰單位，在對於軍兵種協同三棲聯合登陸作戰之技術環節和可能強度均感陌生，失去掌握行動細節和充分預備時機。

換言之，第一線部隊事前無可用準則、⁵⁵ 缺乏演練，對東山島敵之部署、堅固工事特性，及增援部隊兵火力及增援途徑等之重要情資掌握亦不充分。遑論在受命後短暫準備時間內，陸軍及游擊部隊必須配合潮汐完成登艦，同樣導致陸軍作戰部隊的垂直指揮及橫向溝通協調未能先期落實，而與友軍溝通聯繫之協作事項和聯絡通信方式更是延續過去傳統海上運輸、地面突擊之經驗，已不符三棲聯合登陸之需求。結果是，因各層級間的指揮、通信混亂，大幅降低陸軍和游擊隊所屬一線部隊的應有戰力發揮。

盱衡作戰過程，地面部隊發現戰前對東山島敵情(兵要)判斷多有錯誤，例如

55 在時任總統府參軍長呈總統的《東山島作戰之所見》小冊內，卻指出：「東山島作戰實為一中等規模之兩棲登陸作戰，兩棲作戰之典範，美軍已有是項專書甚多，可供各部隊訓練作戰之用。而東山島的突擊作戰與「美軍特種登陸作戰」一書中，兩棲襲擊一章之性質更極為類似，故，將該書並附對東山島突擊作戰綜合研究之結果一併頒佈。」可謂事後諸葛。美軍準(教)則此等重要演練參考依據，不在東山島突擊作戰前有效頒行，卻在事後檢討中才提及，實令人不解。桂永清參軍長(批示)，「送交辦研究『東山島作戰之所見』一冊，尊令各參戰部隊切實研討」(已解密)，民國43年5月4日。



：共軍的防衛企圖與戰法、工事強度與特殊構造、地形運用及可能增援之兵力與到達時間等，誤差過大；也許是受到湄洲島及南日島兩次突擊作戰成功影響，輕忽共軍早已有反撲圍剿之準備。戰前，西方公司對美軍提交的空軍戰術情報疏於求證，而我空軍空照偵察及金防部在東山島附近海域對漁民探詢等，顯現出在相對敵情的蒐集與驗證之不足。尤其是當134團主力部隊攻抵410高地前沿至西山岩之線時，卻陷於長寬約6,000公尺，縱深約3,000公尺之複雜地形內而行動困難，至感兵力不足，蓋我方使用之地圖與實際地形相差甚遠。

東山島突擊作戰計畫原是使用傘兵為先頭部隊，配合陸軍及游擊部隊登陸同時搶占八尺門要地，然而當地面部隊上岸後，傘兵並未能達成預定任務。由於傘兵空降時遭遇襲擊及兵力過於分散，以致無法按照計畫發揮奇襲效果。傘兵降落地後，又因該支隊傷亡過大，未能固守八尺門要地而撤離，使得共軍後續增援部隊順利通過八尺門迅速馳援東山島。及至134團於16日午後攻抵410高地前沿，以及傍晚53團1營繼續加入攻擊，均無能攻克410高地第一線敵陣地。八尺門及410高地的攻勢

不利，對突擊東山島的影響至為關鍵。⁵⁶

二、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未臻全備

諸多的檢討報告裡可見「統一指揮」概念尚未建立，即軍隊在指揮層次過多下延誤戰機。然而，軍兵種聯合任務之特性，致使突襲作戰由胡司令官於艦上任聯合總指揮官，王副司令官於灘岸設指揮所，第19軍軍長於山前，45師陳師長於霞埔等均設有指揮所，在計畫階段看似合理，然而展開地面作戰後，隨戰事緊張與戰鬥激烈，且僅3個團之地面部隊，證明指揮系統多層配置實為延宕時間，且造成指揮體系之紊亂。而登陸攻擊及撤退時段，空軍掃射與海軍艦砲掩護射擊，又誤傷友軍，也反映出跨軍種聯合指揮系統的不足。更甚者，海軍對於進行撤退掩護之最後留岸1,000餘人，為避免耽誤潮汐時間，本位考量下初期未能積極進行救援。後由胡璉將軍以聯合指揮官身分下令及獎金利誘，搶救行動始得以進行。⁵⁷

對於地面突擊任務的陸軍及游擊部隊言，意想不到的挫敗來源是在中美外交及軍事協作上所受的規範與限制，作戰過程中海空軍未能澈底孤立該島，因空軍受中美軍事協作政策限制無能轟炸東山島(可機砲掃射)；海軍受水道限制，不能進

56 同註44，頁25～27。

57 根據「東山島戰役綜合檢討報告」記述，胡璉聯合指揮官乃以獎金4萬元，令使海軍(陸戰隊)搶運最後撤退人員。報告中稱之「缺乏積極協助友軍之精神」。然而專業上，海軍並無絕對疏失，反而是撤離計畫中，對於掩護部隊的再次撤離行動，缺乏計畫與演練。

入東山島西側詔安灣，就近予敵陣地致命打擊，而在東山島南方海面對八尺門的艦砲射程又不足，故無法遮斷敵之增援。⁵⁸然此般問題仍應在計畫階段即要協調解決，否則必然置地面部隊於險境。

1953年東山島突擊作戰前的金門陸軍及游擊部隊，已多次突襲東南沿海島嶼，作戰經驗實為豐富；但大規模空降及登陸作戰卻是首次，且是在海空軍重重受限的景況下，空有海空優勢卻無能充分支援登陸部隊，此令地面部隊難以理解。或許，以低調沉潛的聯合指揮模式進行隱匿性的作戰行動，正是當時國軍地面部隊得經常面臨的艱難處境。

三、各級指揮官任務指示欠明確

戰後的檢討中，由登島執行任務的作戰部隊針對「作戰目的」不明確的質疑，是眾多經驗教訓中的關鍵。然而，能夠回答疑惑的階層雖有限，卻離不開西方公司、國防部參謀本部、大陸工作處及金門防衛司令部。作戰部隊就「作戰目的」疑惑主要有三：(1)是以對「大陸沿岸敵軍之防禦程序要領」行威力偵察，以獲得情報為目的？(2)是以威脅為目的？(3)還是以占領東山島為目的？

針對各部隊的質疑，國防部的回覆是：「不論其目的為政治性的或純作戰性的，敵如以武力進行抵抗、妨害時，則必須先行澈底擊滅其武力，因而所有一切處置必須以此為中心。」⁵⁹此近乎卸責的回答，並未明述只有國防部及西方公司才有權力說明的所謂「作戰目的」，特別是陸軍、金防部依據明確作戰目的，始能有效編配作戰兵力及武器裝備。

另，金防部對作戰目的之回覆是：「(1)隨時運用優勢兵力以奇襲及奔襲之方式，擊滅分防之匪軍；(2)打擊敵之民心士氣，振奮我之民心士氣；(3)其本質在時間上是『速決性』的，在空間對攻擊目標是『無占領性』」。質言之，金防部將國防部模糊不明的作戰目的，轉化為可賦予部隊執行的「行動方案」，但行動方案不能算是整體突擊行動的「作戰目的」。方案中似乎告知作戰部隊「隨機應變」，然而，島嶼作戰環境中，可能的「機與變」是極其有限。

最後，是19軍軍部站在任務執行方的回覆：「(1)於局地殲滅敵軍有生力量，藉以獲取所需情報；(2)以為爾後反攻登陸之借鑑。」19軍並提出任務執行過程中，影響任務執行的重要檢討，這些檢討

58 參謀總長周至柔呈總統便簽(已解密)，(42)嵩崙176號，民國42年9月7日。

59 總統府參軍長桂永清(呈)，〈各單位對研究東山島作戰之所見〉及〈東山島戰役通信實施之經驗與教訓〉小冊(已解密)，民國43年5月5日。



恰好又點出更高層級在「作戰目的」模糊情況下，對協同戰力及登島部隊的巨大影響。19軍的檢討是：「(1)除登陸作戰準備及在機動往返所要之時不計外，自預定登陸點到灘岸目標之進出線，約有12公里縱深；(2)對占領堅固陣地之敵發起攻擊，及在敵前離陸情況下，最順利亦須3小時；(3)本作戰，估計於當日黃昏前結束戰鬥，似係預料敵不致頑抗。」⁶⁰筆者解讀19軍此含蓄又隱約的檢討，主要在指出：明確「作戰目的」才能有效指導作戰單位訂定合理可行的「作戰目標」及確保優勢之「戰術作為」。換言之，滿足地面部隊作戰目標及戰術作為的軍兵種指揮、通信、協調與後勤，始可被要求到位。此是在戰後檢討中隱而未現的問題。

四、血淚交織的聯合島嶼登陸作戰

突擊作戰之激烈，可透過一件由當時參謀總長周至柔將軍交辦，⁶¹並交付總政治部調查的「135團胡副團長自戕案」來加以體悟。主攻部隊135團不僅在此次任務中與優勢之共軍不停交戰，甚至撤退階段仍受命擔任掩護部隊，冒險掩護友軍撤離，致傷亡慘重。135團袁國徵團長在

任務結束於灘岸撤離階段時，遭指控「棄置部隊於灘頭不顧，逕自逃離登船」，以致胡副團長受敵包圍舉槍自戕。⁶²

後經數月調查，真實結果概況為：撤離行動當天共軍火力凶猛、各部隊紛紛向海灘撤離，場面極為混亂。135團經兩日多時戰鬥後於撤離階段再負重任，擔任掩護部隊，為全軍最後撤離之單位。在與共軍追擊部隊戰鬥接觸中，多位同袍紛紛中彈身亡或負傷倒地，已無救援部隊可協助搬運、攙扶，留滯灘岸人員甚感恐懼與怨懟。

17日19:00時135團袁團長於南浦指揮所向直屬部隊及第1、2兩營下達撤退命令，於21:40～22:00間向灘岸移動，胡副團長即在與其他所屬人員向灘岸撤離途中中彈身亡，非口耳相傳的自戕。

此調查案雖由國防部總政治部及參謀本部核覆後結案，⁶³除去135團袁團長陣前擅離職守的指控，但在總政治部第三組複查報告中仍指出：「袁團長對最後撤退之掩護部隊，未明示其任務，其到海灘後上船時又未留置警戒部隊或聯絡人員，處置失當，遭致最後撤退部隊之失望與怨

60 同註59，〈各單位對研究東山島作戰之所見〉，見第19軍回覆意見。

61 國防部參謀本部，(42)嵩崙字第131號令(已解密)，民國42年8月18日。

62 1953年8月15日由總政治部呈參謀本部周總長的文內顯示：「袁團長不知去向，一時無人指揮，士兵頓形紊亂，……情況急趨惡化，胡副團長被敵所圍遂舉槍自戕。……袁團長早已獨自躲避在船上，官兵對此事極為憤慨。」見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42)中原字1182號(已解密)，民國42年8月18日。

63 總政治部，(42)昌晨部1175號(已解密)，民國42年3月30日。

懟」。⁶⁴從中窺見，指揮官在戰場高壓下的節制作為雖仍有可議之處，惟袁團長在東山島戰役中之勇猛指揮戰鬥，已殊為不易。

除此之外，於7月17日12:35的撤退階段，由於敵軍進逼甚烈，海面指揮艦透過對空電臺命令空軍以F-47戰機攻擊銅砵方面之敵軍，並以艦砲兩發射向該區，藉以指示空軍攻擊目標。但由於指揮艦將敵砲兵陣地目標指示錯誤，且135團未按規定鋪設布板符號，導致空軍炸射卻誤擊135團，造成約一個排的人員死傷。⁶⁵15:00，在指揮艦要求下空軍復對東沈高地之敵進行炸射，135團第2連連長趙禮謙躲避不及被炸身亡，另有多名士兵傷亡。⁶⁶究其原因，乃當時並無開設聯合作戰機構，亦缺乏戰術空軍管制組應有之通信器材及人員配置。然而，突擊東山島3個月後，這些缺乏都已完成補充及建立，不僅印證事在人為，也知悉任務前跨軍種協調之嚴重不足。

東山島距福建陳岱僅一橋之隔，但離我金門卻超過130公里，離臺灣本島更

是遙遠，海空軍機動困難。當敵增援部隊抵達，我軍立即陷入劣勢。經過三日苦戰，國共雙方均有重大死傷。⁶⁷根據總統府檔案「東山島戰役綜合檢討報告」國防部參謀本部所列7月16～17日之各項戰損分析(由金防部呈報)，單就陸軍部隊與游擊隊的傷亡數字來看，計官兵受傷811人、陣亡831人、失蹤92人，總計傷亡共1,734人(如表1)。⁶⁸

若再將政工幹校參戰學生11人傷亡，陸軍75師配屬人員8人傷亡，以及戰場負傷繼續戰鬥的軍官3人，士兵60人(未列入統計表內)，則傷亡數字將增加為1,816人。此次戰役45師傷亡(含失蹤)官兵達1,044員之多，尤以134團犧牲最為慘重。東山戰後據報該師缺額士兵共計3,755員，下級幹部尤缺。因幹部傷亡而戰地派代排長等具有戰功之軍士，戰後金防部則予以拔擢，以激勵士氣。

結 論

經過近月的等待，當翻開包含總統府及國防部相關單位在內的「東山島突擊

64 見「國防部總政治部第三組調查報告」，調查時間：民國42年9月1日～9月13日，調查人：少將高參王興華。

65 國防部參謀本部，(42)嵩崙字第174號簽呈(已解密)，民國42年10月1日。

66 同註54，頁192。

67 國防部史編局，《戡亂時期東南沿海島嶼爭奪戰史》，國軍史料叢書(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1997年)。

68 同註44，頁50。



表1 東山島突擊作戰我軍傷亡人數統計表

地面部隊作戰單位	參戰人數		受傷		陣亡(含自戕)		失蹤	
	官	兵	官	兵	官	兵	官	兵
19軍軍部及直屬部隊	165	668	3	15		7		4
第45師(134、135團)	613	4,535	43	394	35	441		59
第18師53團	172	1,559	8	111	7	73	1	26
游擊部隊突襲第42支隊	133	1,767	13	224	8	260		2
南海部隊8中隊								
總計	1,086	8,517	67	744	50	781	1	91

資料來源：總統府卷宗「東山島戰役綜合檢討報告(42年7月~43年5月)」(已解密)，民國42年8月3日，頁50。

作戰」檔案，內心著實激動不已；這批塵封幽室70年之久的歷史篇章，一頁頁泛黃文檔已等候微光多時，似乎漸漸開始喘息，甚至能聽見其發出吶喊。從這批以作戰檢討報告為主的巨量檔案裡，提醒著筆者毋須再過度地探討「經驗」或者是「教訓」，畢竟這些從國共內戰輾轉至金門的參戰勇士多是幾經沙場的老將，豈真欠缺經驗、不知教訓？

在滿室東山島突擊作戰歷史檔案裡布滿曾是政府要員的修改和批示。試著體會他們的心情，是筆者對自己的提醒。隨著檔案調閱期限進入尾聲，驚覺檔案局提供的手套竟沾黏著70年前墨跡與紙張碎屑，歷史的孤寂與凋零不言而喻。東山島突擊作戰的歷史不僅是歷史，對國軍來說更是1950年代為防衛臺灣的一場重大戰役，實不應以成敗論英雄。

隊伍裡頭，在父輩們忐忑的內心裡常是懷著捨我其誰的認命，經常航渡在滿

是不測的波濤洶湧中。一次次向著目標島嶼的啟航與返航間，穿過光暗的間歇，見到許多年輕生命化為英靈；天地之大，卻感慨生命常是殘缺與脆弱。出航是勇士，返航是英雄

；英雄們總不見歡喜笑容，而是充滿不捨的愁容。

湄洲島、南日島及東山島突擊作戰中，那群逐漸為人忘記的戰士們，倒下或站立的身影中，在他們付出短暫青春歲月以穩住飄搖不定的臺灣本島時，並沒有西方公司與政府高層的利害計算；有的，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航向惡水，在同袍間相互取暖，儘可能再次地發光、發熱，或許明日就不再有機會了。

筆者是以極感性的筆觸，為本篇東山島突擊戰役的回顧與省思(陸軍與游擊部隊)畫下句號。70年過去，當時的人已盡了當時的責任；現在的人只能感恩與致敬。

(112年9月20日收件，112年10月19日接受)